

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话语权批判^{*}

王玉鹏

【内容提要】随着媒介技术的创新发展，资本主义推行霸权统治和强权政治的方式不断转换，呈现从政治权力控制到媒介控制的演变规律与趋势，这种转变意在更好地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与争夺国际话语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对媒介技术的掌控及在媒介传播领域中的垄断地位，推行媒介帝国主义战略，力图在全球发展中构筑资本主义霸权的新形式。媒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霸权政治的当代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媒介垄断实施文化侵略的新举措，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建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现实依托。对当代中国而言，要推动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发展，打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媒介技术的垄断和控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格局，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关键词】媒介帝国主义 全媒体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话语权

作者简介：王玉鹏（1982—），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浙江宁波 315211）。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媒体时代。随着传播科技的迅速发展，现代媒介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方式。麦克卢汉曾提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①在他看来，媒介是人的一种延伸，媒介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其所承载和传播的内容与信息，更多的是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改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②全媒体的发展开启了网络话语权的平民时代，也逐渐成为话语权争夺不可忽视的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对媒介技术特别是网络媒介技术的掌控及其在传媒领域的垄断地位，力图在全球媒介体系中谋求霸主地位，进而走向媒介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当代表现和实施方式，借助媒介帝国主义战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其意识形态不断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分析、深刻批判，并立足自身，以网络媒介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推进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能力的跨越式发展，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微传播领域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研究”（16CKS044）和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高校网络文化安全风险预警与调控研究”（2017ZDIXM053）的阶段性成果。

① [加拿大]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3页。

② 习近平：《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人民日报》2019年1月26日。

一、资本主义霸权统治的演变与媒介控制

在全球范围内，以实现资本增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谋求霸权统治。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本主义实现霸权统治的方式不断变化，呈现从政治权力控制到媒介控制的演变趋势，这一转变意在进一步实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和争夺全球话语权。

1. 从政治权力控制到媒介控制的转变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和武装力量实现对社会的领导和控制。其中，政治权力扮演着核心角色，它生产和分配社会资源，维系着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通过强权政治为资本增殖服务。而随着互联网和媒介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实现政治统治和资本盈利的形式逐渐由政治权力控制向媒介控制转换。托夫勒指出：“强大的传播媒体能够横跨洲际，造成国家政治领导人与全球社会之间权力的转移。因此，新媒体大亨们正在改变‘全球舆论’，尽管他们的初衷未必如此。”^① 新形势下，媒介控制已经成为新的霸权手段，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压迫和奴役其他国家的新方式。

媒介控制是媒介与政治相勾连的结果，也是政治权力对媒介施加影响的结果。媒介作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在传递政府信息、呈现民意，进行政治沟通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起到了上传下达、信息传递的作用。当代资本主义普遍期望通过媒介实现其对大众施加政治影响、强化政权的目的。在政治与媒介结合的过程中，媒介也同时起到了助力资本主义政治传播的作用。卡斯特就曾指出：“媒体政治不是所有的政治，但所有的政治必须通过媒体影响决策。如此一来，政治被根本地形塑，在其内涵、组织、过程与领导权上，被媒体系统的内在逻辑（特别是新的电子媒体）所形塑。”^② 可见，政治权力对媒介的渗透是资本主义维护其阶级统治的必然举措。在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资本主义通过推动政治权力与媒介的结合，形成了网络媒介环境下的资本主义话语霸权，并企图通过媒介控制进一步实现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统治和强权政治。

2. 媒介控制是资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普遍做法

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媒介时代后，资产阶级通过对媒介的控制来加强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容，企图在思想意识上控制社会大众，维护其阶级统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揭露与批判，马尔库塞曾质问道：“人们当真能对作为新闻与娱乐的工具和作为灌输与操纵力量的大众传播媒介作出区分吗？”^③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大众媒介看似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在现实社会中实际上发挥着思想灌输、政治控制的功能。在娱乐和信息传播的背后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操纵，大众媒介成为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控制和政治统治的现代化工具。资产阶级通过大众媒介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以期实现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有效控制，进而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体系下，形成思想的一致性并向同质化发展，以达到对无产阶级控制的目的。

资产阶级对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控制主要通过媒介控制来进行：其一，资产阶级对媒介传播内容的左右和控制。资产阶级通过对信息的选择性报道以及议题的狭隘设置，影响公众对事件的认识和判

^① [美]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黄锦桂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29页。

^②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66页。

^③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断，从而实现对公众思想意识施加影响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媒介基于资产阶级利益不断地塑造意识形态。其二，资产阶级对媒介语言的规范与约束。规定性的语言来自国家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主体——资产阶级借助于传播媒介，以规范的指示语言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意志。其三，资产阶级对媒介传播过程的控制与操纵。在资产阶级操纵之下，整个媒介传播是模式化的运作过程，其主要环节都在资产阶级的监控和管理之下，以一种软性的隐蔽的方式进行。

总之，从现实来看，从媒介传播内容的选择、媒介语言的使用规范到媒介传播环节的监控管理都说明了资产阶级对媒介的控制贯穿了媒介传播的始终，并最终使资产阶级实现对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控制。

3. 媒介控制是资本主义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

资本主义的媒介控制不仅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有效的意识形态传播和控制，同时也成为资本主义争夺和控制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媒介控制实质上是一种话语权和传播权的垄断。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占据和控制国际话语权，进而实现其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主导权。

资本主义通过媒介控制争夺和控制国际话语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操纵国际领域中的意见领袖实现对国际舆论的引导和控制。资产阶级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培育自己的意见领袖，引导各国的舆论发展，进而为自身的利益提供舆论基础和现实服务。二是通过议程设置灌输和强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争夺和巩固国际话语权。“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是指媒介的一种能力，通过重复性新闻报道来提高某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① 可见，虽然媒介不能决定世界各国人民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看法和判断，但是通过选择性信息的传递、议题的设置可以有效地影响和改变国际舆论的走向与评价。三是利用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牵制了全球范围内媒介话语的使用规范，这无疑给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增加了重要砝码。总之，媒介控制成为资本主义争夺和控制国际话语权，进而实现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二、媒介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与本质特征

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资本主义利用对先进媒介技术的掌控，力图在全球媒介传播版图中谋求其霸主地位，推行媒介垄断与文化侵略，进而走向媒介帝国主义。从本质上讲，媒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霸权在当代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实施方式。

1. 媒介垄断是媒介帝国主义形成的内在逻辑

媒介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巨大影响和深刻改变，使得对媒介的控制成为新的霸权手段，媒介控制也成为资本主义实现其霸权统治的新方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对媒介的全面控制谋求全球范围内的媒介垄断，这是媒介帝国主义形成的必然条件和内在逻辑。

简要地说，媒介帝国主义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媒介体系的控制和垄断。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的媒介垄断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媒介资源的控制。在数量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媒介机构众多，媒介生产的各类信息体量巨大。比如，美国不仅拥有美联社（AP）、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和福克斯（FOX）等众多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刊杂志，而且还拥有覆盖全球的海外电台——美国之音（VOA）和世界电视网（World Net）。

^① [美] 赛佛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9页。

work)，这些众多的媒介机构每天都生产着海量的信息；在质量上，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媒产业起步较早，媒介技术等较为成熟，它们凭借经济和技术优势生产着相对高质量的新闻内容、娱乐节目等。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媒介传播语言、信息产品的控制。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也是国际领域媒介传播的主要语言形式，英语的语言优势在资本主义媒介垄断形成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全球信息传播的流向，各种媒介传播信息、文化娱乐产品等大多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跨国传媒公司的重构和垄断发展，试图影响和控制全球媒介市场，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媒介生存空间。

2. 媒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霸权在当代的一种表现形式

媒介帝国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霸权的一种新表现形式，主要通过对媒介传播的垄断而达到维护其霸权地位的目的。随着传播媒介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增强，其在国际交往中的影响也不断凸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媒介帝国主义战略，这也标志着传播媒介与帝国主义的时代结合。詹姆逊曾指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暴力和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的渗透就在于帝国主义对这些传统的破坏上，这些传统远远不是前资本主义或准宗教传统，但却是旧的机制对现代技术的相当新近和成功的容纳。”^① 媒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霸权逻辑与媒介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资本主义通过对媒介技术的垄断和控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政治。正如席勒所指出：“大众传播目前已经成为正在浮现的美帝国的支柱。‘美国制造’的讯息在全球传播，发挥着作为美国国家权力以及扩张主义的神经中枢的作用。‘贫穷’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形象越来越受到美国的信息媒介的监管。发展中国家在态度产生和意见形成方面的国家权威已经被削弱，并且正在让位给强大的外部势力。”^② 传播媒介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推行全球霸权政治的新工具，媒介帝国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当代表现形式。

当今时代，媒介帝国主义主要体现为互联网控制权与互联网霸权。进一步来说，在网络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霸权地位的实现和巩固大大倚重于其对互联网的控制权。早在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就发表了举世瞩目的“网络新政”演说，其核心要点之一就是要继续保持美国在计算机等高科技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从而为其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服务。美国除了设有国家安全局，还有许多其他的情报机构，这些情报机构拥有监控全球的网络信息系统，它们隶属于不同的部门，分别负责不同的监听范围，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从商业活动到国家事务，这种宽范围、多领域的监听使美国更易了解其他国家的动向从而控制其活动。从斯诺登揭秘的“棱镜门”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凭借其网络技术优势，几乎控制了全球网络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具备了监控和打击其他国家的强大网络作战能力。尤其在今天的网络时代，这种网络霸权行为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3. 媒介帝国主义成为推进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新路径

在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代世界，媒介帝国主义既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进霸权主义的一种现实表现，又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具体实施方式和路径。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便是媒介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在全球的推行提供了极为便捷有效的路径。首先，在媒介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表现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借助对大众媒介的控制和垄断，强势向他国传播和渗透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并大肆宣扬本国文化价值观念的优越性和普世性，试图把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民众的头脑中。“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

^①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95页。

^② [美] 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帝国》，刘晓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42—143页。

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①其次，文化霸权还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和垄断，大肆对外倾销文化产品。如美国就借助其庞大的媒介体系，把“好莱坞影片”和“迪斯尼动画”传向世界各国，使美国的声音每天不间断地撞击着他国民众的耳膜。这些文化产品在带来巨大商业利润的同时，也将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进行输出，成为美国输出其文化霸权的重要依托。

当今时代，网络技术使媒介传播实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升级，从而促使媒介帝国主义走向新阶段，即网络媒介帝国主义。网络媒介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更大，网络媒介成为当代媒介帝国主义的新依托和主要形式。有些学者更是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提出了“后媒介帝国主义”^②的概念。可见，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会改变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推行的方式和路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因此力图构建其国际网络霸权格局，这也是媒介帝国主义发展的新走向。

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实现与扩张

当今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通过对媒介的控制和垄断来实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在媒介技术领域的优势，通过对媒介的控制和垄断，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意识形态话语霸权。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媒介帝国主义的行径，我们必须深刻分析，认清其危害，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批判。

1.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主要通过媒介控制和垄断来实现

从全球范围来看，媒介技术的发明和更新主要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发展中国家一般通过引进相关媒介技术予以应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新空间的开辟，处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同一时间共享同一信息，并进行实时信息交流和互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借助其在网络新媒体技术方面的优势向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媒介传播技术的发展不仅包括技术本身的创新与发展，还包括技术标准的制定与统一，这些都是传播领域的关键性问题。“在欧洲和北美，各个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都积极地介入到新传播技术的研发、技术标准的制定、管理规则的确立等活动中来，以使自己的国家在以传播为基础的贸易、领土、资源等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③正是因为传播技术、传播机构数量和质量、传播能力等在不同国家的不平衡分布，致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受制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着相对有利的地位，它们凭借媒介技术的优势，借助于媒介垄断平台，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规则制度和行为方式等强势输出到其他国家，力图构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构筑依赖于资本主义对媒介的控制与垄断。网络媒介技术的应用在推进各国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便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其媒介垄断地位向其他国家“润物细无声”地传递其文化意识、经济模式以及政治制度，充分发挥了这些价值理念、规则制度的“软权力”，形成了其意识形态话语霸权。“不言而喻，好莱坞影业的成功

^①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9页。

^② 张萱：《论大数据语境下的“后媒介帝国主义”》，《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5期。

^③ 吴靖：《批判的国际传播研究：传播媒介在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中的角色》，《全球传媒学刊》2016年第2期。

(在此，我不想将其与电视区别开来，电视在今天与电影一样甚至更重要) 不纯粹是经济上的成功，而是形式的也是政治的成功。”^① 话语霸权是资本主义媒介垄断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霸权政治发展的新方向和新拓展。

2. 媒介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输出

媒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实现霸权政治的新形式，也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媒介垄断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新战略。其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借助媒介帝国主义战略向全球输出其文化价值观与制度体系，进而谋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全球扩张。

在媒介帝国主义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对全球媒介的控制和垄断，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输出其意识形态。正如席勒所说：“如果美国在利用电子技术对世界进行商业侵略的过程中没有密谋策划，那么一定也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意识——怎样使传播业既能够为高度意识形态的目标服务，又能实现创造利润的商业目的。”^②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媒介帝国主义，不仅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同时也有意识形态渗透的目标。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媒介垄断，大肆对外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它们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将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向全世界传播，并宣扬其具有“普世性”。借助对传播媒介的垄断，对外输出大量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传播和渗透，这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输出其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对传播媒介的控制和垄断，试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资本主义制度，企图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自身的“翻版”。比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试图利用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在全球范围内推销自己的一整套政治制度体系，以达到从根本上改变他国政治制度、颠覆他国政权的目的。

3.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借助网络媒介进行扩张

在网络媒介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以更为隐蔽的策略和方式进行扩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借助所谓的“网络自由”战略，试图通过互联网在全球推行其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美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大肆鼓吹“网络自由”，试图以美国的理念和标准塑造互联网平台，互联网俨然成为美国传播其思想意识、文化价值和规则制度的新工具。美国意图通过“网络自由”战略，建立世界范围内的“网络自由”制度，这无疑是美国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在虚拟世界的扩张与体现。但实际上，美国“网络自由”战略往往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在全球宣扬和推行“网络自由”，另一方面却在肆意侵犯他国和本国公民的网络自由，大肆实行网络监控，这是典型的霸权主义表现和帝国主义行径。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扩张的主要对象。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民主宪政等资本主义思想意识通过网络新媒体传入我国，极具迷惑性地影响了相当一部分网民的理性认知和科学判断。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利用其对网络媒介的垄断来借机炒作我国的某些热点问题、敏感事件，并无中生有，制造所谓的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其实，借机炒作热点问题、敏感事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张其话语霸权的惯用伎俩。比如，早在2008年西藏的“3·14”事件、2009年新疆的“7·5”事件发生后，英国广播公司BBC，德国《柏林晨报》《南德意志报》等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就违背新闻报道最基本的真实、客观、公正原则，虚构夸张、捕风捉影、歪曲事实，肆意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则来“指导”“规范”我国

^①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94页。

^② [美] 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帝国》，刘晓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01页。

的民族关系，这实质是把其思想意识和价值规则强加于我们，故意挑拨我国民族矛盾。再比如，在2019年的香港极端暴力事件中，西方媒体同样又借助传播能力更强的“网络媒介”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竟然发布了一份“穿衣指南”，给参与香港暴力活动的人提供指导，告诉他们如何穿衣才能确保安全，这实则是在公开支持香港暴力分子^①，试图用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规则来规范和解决我国的具体问题。总之，在网络媒介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对网络媒介的控制垄断地位，抓住其他国家的一些热点问题和敏感事件大肆炒作，并伺机输出其思想意识和制度规范，以达到在全球扩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目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时刻保持警惕，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与提升

从当前来看，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媒介控制和使用上仍占有优势地位，但从长远发展趋势而言，随着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5G等网络媒介技术的快速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也陷入多重矛盾和困境之中。我们要抓住这一重要契机，加快网络媒介技术创新，推进网络媒介传播能力的跨越式发展，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首先，加快网络媒介技术创新，促进网络媒介产业的发展，打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媒介技术的垄断和控制。网络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不能忽视网络新媒体的强大力量。而在发掘网络新媒体的力量中，网络媒介技术是最大的保障，特别是核心技术，只有技术上的创新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网络媒介技术的垄断和控制，进而阻止其媒介帝国主义的扩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和提升都要倚重于网络媒介技术的创新发展。尽管当前我国在某些媒介技术方面有所领先，但总体来看，我国网络媒介技术创新能力还需大力提高，各领域仍有不少的网络技术依赖于国外，这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借此阻碍我国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也总是利用网络媒介技术的优势在网络中倾销其价值理念，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一个互联网企业即便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②为此，我们必须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尽快掌握网络媒介的关键核心技术，把握网络空间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充分利用好网络新媒体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新时代中国，大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

其次，加强网络媒介传播管理，大力提升网络媒介的意识形态传播能力。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由此也成为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的重要依托。构建以网络新媒体为载体和支撑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已成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发展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必须借助于网络这一新平台，创新发展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式方法，推动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与转换，并注重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者的网络媒介素养，加强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管理，大力提升网络媒介的意识形态传播能力。同时，网络新媒体也是当今国

^① 参见高琳琳：《西方媒体煽风点火实锤了！CNN竟然出“穿衣指南”公开支持香港暴力分子》，<http://en.chinadaily.com.cn/a/201908/28/WS5d6642a5a31099ab995dc630.html>。

^②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际上意识形态话语权对抗最为激烈的平台，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侵蚀主要就是通过网络新媒体进行的。因此，必须加强对网络媒介空间的信息监管，完善网络媒介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对在网络平台上大肆制造谣言，宣传分裂思想、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在网络中诱导网民进行非法活动等行为必须依法惩治，以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媒介空间，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最后，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媒介帝国主义带来的文化入侵和思想渗透，我们必须在巩固传统媒体传播功能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的快速便捷、交互开放等传播优势，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① 各种思想文化在网络空间快速传播，这不仅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是“快节奏”生活时代的必然要求。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使信息传播更加快速便捷，这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同时，由于网络传播的交互性和开放性，人们可以通过微博、微信、论坛、贴吧等平台“发声”，实现了身份转换，从单一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信息的接收者与可能的信息传播者。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广大网民不再仅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接收者，同时也可能成为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传播者。网络新媒体成为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依托，我们要把网络这个“最大变量”转换为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国际影响力中的坚力量。展望未来，我们还需依托网络媒介不断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并通过提升网络媒介领域中的议程设置能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等举措，大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 [2] [美] 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董洪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 [3] [美] 保罗·莱文森：《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论》，邬建中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 [4] 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5] [美]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梅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 [6] 李勃：《新媒体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大众传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 [7] 闫方洁：《自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 [8] 吴靖：《批判的国际传播研究：传播媒介在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中的角色》，《全球传媒学刊》2016年第2期。

(编辑：刘影)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98页。